

好狗——弗洛里安·克鲁尔个展

策展人：

马修·希格斯 (Matthew Higgs)，白柱空间 (White Columns) 总监兼首席策展人

王宗孚，木木美术馆常务副馆长兼艺术总监

时间：2023. 12. 2 - 2024. 3. 3

展览前言：

木木美术馆非常荣幸地呈现德国艺术家弗洛里安·克鲁尔在亚洲的首次美术馆个展“好狗”。本次展览由木木美术馆与阿斯本艺术博物馆合作呈现，是克鲁尔迄今为止最全面的研究型展览，此前阿斯本艺术博物馆举办了他在美国的首次机构个展。展览由客座策展人马修·希格斯（白柱空间总监兼首席策展人）和王宗孚（木木美术馆常务副馆长兼艺术总监）联合策划。

本次展览聚焦艺术家过去六年的创作实践，汇集了来自世界各地重要收藏的作品以及首次展出的最新力作。克鲁尔 2017 年毕业于杜塞尔多夫艺术学院，师从艺术家彼得·多伊格。他于近年迁居纽约，其创作亦受到纽约城市氛围的影响而流露出不安的情绪。

展览围绕不同的主题和艺术家的生平经历展开，营造出亦真亦幻的氛围，仿若一段入梦的记忆。克鲁尔从德国迁居纽约时恰逢疫情爆发，这段经历成为艺术家重要的创作背景。展厅的设置亦引导观众在空间有意识地穿行，呼应艺术家 2020 至 2022 年间的作品基调——这一时期的画作涌动着原始强烈的情感，反映了全球动荡时期的紧张和焦虑。

在城市版图不断蔓延的北京展出克鲁尔的作品，亦映射了艺术家的创作主题。除了他的绘画实践，展览中还穿插了来自艺术家档案的照片。这些此前从未展出过的摄影捕捉下不拘一格的城市脉搏，展现了活跃于城市夜晚的人物寻求释放的内心状态。此外，展览还囊括了一系列创作于 2019 至 2020 年的纸上作品，艺术家用油彩和石墨描绘了原始而私密的瞬间。作品被有意挂在墙面较低的位置，从而使观者与画作中的人物产生亲密的联结——他们扭曲、交融，介乎人、动物和影子之间。

此次展览的标题取自克鲁尔 2019 年的作品《好狗》，凸显其创作中人与动物之间亲密友好的关系。占据画面中心的主人公罩在一袭黑衣之下，仅能略微窥见他的面容，浑身散发出孤绝而冥思的气息。而环绕在他脚边的白狗似在提供着忠诚和保护，消解了画面阴郁的氛围。醒目的粉色线条勾勒出湮没于黑暗中的人物轮廓，为画面增添景深的同时，亦如一道无形的安全绳索或荧荧闪烁的光晕罩护着画中人物。正如作品《奋起》在纷乱的城市街头描绘了一个令人慰藉的场景，《好狗》在暗夜的混沌中展露出内省的沉静时刻。通过艺术家独具一格的艺术风格——强烈的色调对比和对街头桀骜青年的刻画，克鲁尔的作品，进而推及整个展览，缩影般地展现了暗夜中人与人之间私密的关系抑或幽光下不同存在之间的私语，它们模糊了个体欲望和社会期许之间的界限，揭示出孤独和陪伴之间时而趋近交融的微妙关系。

关于艺术家

弗洛里安·克鲁尔 1986 年生于德国格罗尔斯泰因，目前生活和工作在纽约南布朗克斯区。克鲁尔的作品被世界各地的重要机构收藏，比如巴黎蓬皮杜中心、皮诺收藏、国巨基金会等等。艺术家近期主要个展包括：*light the ocean*, 沃纳画廊 (Michael Werner Gallery), 纽约；*everybody rise*, 阿斯本艺术博物馆；*Es liebt Dich und Deine Körperlichkeit ein Verwirrter*, 杜塞尔多夫美术馆；*ride or fly*, 沃纳画廊, 伦敦。他亦获得了巴黎 Bredin Prat 基金会颁发的 2022 年 Jean-François Prat 艺术大奖。

中央展厅：

城市夜晚，街头青年

“我的作品一定程度上直接反映了我的生活的环境，我一起玩儿的朋友，我居住的城市……”
——弗洛里安·克鲁尔

弗洛里安·克鲁尔的画作时常描绘自己和他的朋友独自一人或三两成群在夜晚空旷的城市街巷中游荡，捕捉下人物行动的瞬间。混乱的紧张和不羁的挑衅在画面中悄然酝酿、呼之欲出，有时亦爆发为直接的冲突和身体的对峙。艺术家曾就读于德国杜塞尔多夫艺术学院，他的创作受到提香、弗朗西斯科·戈雅、柴姆·苏丁、弗朗西斯·培根、乔治·巴塞利兹等艺术家的影响，呈现出对艺术史复杂多样、不拘一格的借鉴和诠释。与此同时，克鲁尔的作品亦展现出撼动人心的原创性。他从个人记忆或随手拍摄的照片中汲取灵感，作品带有浓厚的个人化色彩。艺术家并不拘泥于如其所是的再现，甚至有意摒弃了清晰的叙事。他将人物和场景化为简洁的轮廓和扁平的色块，意在营造一种含混暧昧而又充满感官性的画面氛围。

	图片	作品名称	作品介绍
		<p>《唯一》 2019 布面油彩 240 x 200 cm 由艺术家和沃纳画廊（纽约和伦敦）惠允</p>	<p>在作品《唯一》中，画面中央的主人公迈步前行，同时侧身直视观者。身后三个年轻人勾肩搭背向远处走去。男子左手捂面，仅露出两抹黑色涂就的眼睛，神情讳莫难测。他的光头和带有佩斯利花纹的衬衫是灰色调的画面中唯一的亮点。人物之间的关系、他们的姿势和表情以及所处的时空环境皆显得含混而微妙。他们在做什么，他们要去哪里……正如画中看向观者的男子，艺术家为故事留下了开放的结局，交由观者去解读和想象。</p>
		<p>《好狗》 2019 布面油彩 220 x 170 cm 戈登·维内克拉森收藏</p>	<p>在作品《好狗》中，主人公如鬼魅一般向观者走来，动作僵硬似行尸走肉，颇具威慑性。然而，他却又显得笨拙而滑稽，险些绊倒，令人忍俊不禁。一只白狗环绕在他的脚边，似在提供忠诚和保护，消解了画面阴郁的氛围。恐怖与幽默在这件作品中并存——眼前之人或许是敌人也可为朋友，带来威胁抑或给予慰藉。克鲁尔画笔下的人物大多面容模糊，艺术家更为关注身体形态和动作，并以简洁的线条勾勒而出。在此，醒目的粉色线条在黑暗的背景中突出人物轮廓的同时，亦如荧荧闪烁的光晕罩护着他。</p>

		<p>《奋起》 2019 布面油彩 280 x 300 cm 由沃纳画廊(纽约和伦敦)惠允</p>	<p>作品《奋起》描绘了一群年轻人在清冷的城市街巷跃起相拥的时刻。在艺术家的精心“编排”下，他们做出芭蕾舞般的动作。与克鲁尔的许多作品相似，这幅画的叙事显得模棱两可，令人难以捉摸。画面中，两人被第三人揽入怀中，另有一人在一旁张开双臂，而背景处还有一人蹑手蹑脚地穿行而过。街头的相拥可以是亲切友好的，亦可能是暴力敌对的。他们污浊的眼窝和波点运动服使画中场景好似一出在街头即兴演出的怪诞喜剧。作品通过对动作和身体的精准刻画，捕捉下了孤独和团聚的时刻，并展现了冲突对峙如何可以化为欢呼雀跃。</p>
		<p>《到来》 2019 布面油彩 260 x 220 cm 由沃纳画廊(纽约和伦敦)惠允</p>	<p>不同于该展厅内的其他作品，《到来》描绘了一个年轻男子静立于画面中央，双手交握成一个闭环，脸上露出踌躇无措的表情，显得些许无助。如果说，展厅内的其他作品呈现的是人物展露在外的社会形象，那么这幅画则是艺术家内心的自画像——在桀骜不羁甚至颇具威胁性的外表下是敏感脆弱的内心。在男子手臂周围和下方可以隐约看到画面改动的痕迹。正如画中的主人公，艺术家在创作的过程中亦经历了一番挣扎和犹疑。</p>
<p>西展厅： 奇幻之境，自由之域 “绘画使我得以展现爱和欲望。我将创作视为一件很私人的事情，那是全然属于我的自由，我的地盘。”——弗洛里安·克鲁尔 克鲁尔以个人生活为创作的出发点，在其作品中融入奇幻的想象。在他创造的世界中，熊、猩猩、猎豹等动物栖居于此，它们与画中人物在城市景观或幻想场景中遭遇、互动、共生。这些动物形象就如艺术家自身情感的化身，具象地展现和表达了他内心深处的欲望和对自由的渴求。克鲁尔欣赏动物不受束缚、遵循本能的的天性。他的画作在某种意义上近乎一种“自画像”——超越对外在物理形态的描绘，潜入内心世界，展开一幅艺术家的心理图景。对克鲁尔而言，绘画是一种精神宣泄的方式。在其画笔下的自由之域，他得以挣脱束缚，寻回本性，随心而游。</p>			

		<p>《变换》 2023 布面油彩 260.5 x 231 cm 由沃纳画廊(纽约和伦敦)惠允</p>	
		<p>《魔鬼与天使》 2023 布面油彩 270.5 x 232 cm 由沃纳画廊(纽约和伦敦)惠允</p>	
		<p>《唤醒熊》 2022 布面油彩 260.5 x 210 cm 由巴黎市立现代艺术博物馆惠允</p>	<p>作品《唤醒熊》通过熊这一动物形象展开一个引人入胜的视觉叙事。熊时常被视为凶猛和原始力量的象征。在这幅画作中，占据画面主体的巨熊以红色和橙色绘就——令人联想起极具色彩表现力的野兽画派。炽烈的色彩暗示着这只庞然大物潜藏的原始生命力。站在它身旁的男子与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侧身的剪影流露出小心翼翼而又心生怜爱之情，展现了人与动物之间复杂暧昧的关系。在这个私密的时刻，人物试图唤醒动物沉睡的野性，同时作品也喻指我们内心尚待被重新发掘的本性。</p>
		<p>《寒冷的玫瑰》 2023 亚麻布面油彩 269 x 231 cm 由沃纳画廊(纽约和伦敦)惠允</p>	

南展厅：

纽约，新居

在德国杜塞尔多夫生活多年之后，克鲁尔于2020年初搬到了纽约，但很快便遭遇了疫情爆发。他独自一人在空荡荡的公寓内，卧病在床数周，最终住进了医院。病愈之后克鲁尔尝试重拾画笔，此前他从日常的社交生活中汲取灵感，可如今长期的社交隔绝使他感到身心交瘁。个人生活的巨大变动以及纽约的城市氛围和能量都对他近期的创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充满活力的夜生活、新结识的朋友、社会的思潮，这些作为一个初来乍到者的新鲜经历都悄然融入

他的绘画之中。与此同时，克鲁尔的创作变得更加内省，艺术家从内在获取能量并将其传递至画布之上，他使用更加强烈甚至迷幻的色彩构建了一个想象的“超现实”空间。这些作品不仅反映了艺术家的个人经历，亦映射了当下人们共同的生活境况及其复杂和不确定性。

		<p>《全世界都在看着我们》 2019 亚麻布面油彩 244 x 213.5 cm 雷尼收藏（温哥华）</p>	<p>作品《全世界都在看着我们》探讨了超越种族和国别的人类共同命运。作品中央的旗帜不代表任何国家或组织，而是艺术家虚构出的一面寄托着团结与和平理想的旗帜。人们围绕在这面旗帜旁，喻指个人生活与集体命运的紧密相连、彼此交织。对旗帜色彩的选择，不仅寄托了艺术家个人的美好愿景，亦烘托出乐观而温暖的画面氛围。克鲁尔通过人物之间欢欣的互动和旗帜柔和的轮廓，邀请观众想象一个消除了冲突和壁垒的和谐世界。</p>
		<p>弗洛里安·克鲁尔 《穿过灯光》 2019 亚麻布面油彩 320 x 225 cm 雷尼收藏（温哥华）</p>	<p>在《穿过灯光》中，人和动物在暮色时分的城市背景下共舞、互动。方块状的建筑显得荒凉而萧索，为画面中央的主角提供了戏剧性的场景。动物身上粉色和黑色的抽象图案以及半透明的灰色色调与人物充满力量感的动作形成了鲜明对比。历史上，老虎等大型猫科动物常以令人畏惧的形象出现在艺术作品之中，譬如亨利·卢梭的《被老虎袭击的侦察兵》（1904）——在茂密的丛林中，一只老虎正扑向躺卧的男子。而克鲁尔的画作则试图改写这一惯常叙事，为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提供不同的视角。艺术家通过具有表现力的色彩和形态捕捉下城市生活的原始脉搏，而作品动态的构图则喻示了社会视线难及之处身份认同的自由和流动性。画中的形象如幽灵一般在黑暗中出没，他们礼赞夜晚，展开一段跨越文明藩篱、回归本性的叙事。</p> <div data-bbox="860 1615 1222 1845" data-label="Image">  </div> <p>亨利·卢梭，《被老虎袭击的侦察兵》，1904</p>

		<p>《伪装》 2019 亚麻布面油彩 244 x 213.5 cm 拉乔夫斯基收藏</p>	
		<p>《向下》 2023 亚麻布面油彩 190.5 x 162 cm 由沃纳画廊(纽约和伦敦)惠允</p>	
<p>下沉展厅： 日常快拍 克鲁尔从他日常拍摄的照片中获取创作的灵感。他在城市中漫游——或是和他视为家人的朋友度过有趣的时光，或是期待着与陌生人的神奇邂逅，并用相机捕捉下这些时刻。艺术家选取照片中的元素，将它们重新组合拼贴，然后绘于纸上。他的大尺幅画作便是在其纸上创作的基础之上孕育而生。</p>			
		<p>《无终》 2023 布面油彩 270.5 x 231 cm 由沃纳画廊(纽约和伦敦)惠允</p>	
		<p>《挣脱》 2020 亚麻布面油彩 213.7 x 183.2 cm 芝加哥当代艺术博物馆收藏, 约书亚·D·罗杰斯限定性捐赠, 2022.3</p>	<p>作品《挣脱》几乎如宣言一般表达了对后种族时代“匿名性”的愿景，期冀一个超越种族的世界。画面中的主人公赤裸上半身，露出他深浅斑驳的皮肤——令人联想起白癜风模特温妮·哈洛曾掀起的一阵时尚风潮。他于日暮时分独自一人彷徨于偌大空旷的城市广场——梦境一般的建筑景观不乏乔治·德·基里科形而上学绘画的身影，一种诡谲不安之感在画面中蔓延。男子双臂微展，好似在高空振翅翱翔的鹰隼。正如作品名称所示，他渴望挣脱束缚，奔向自由。虽然他的面容被一抹厚涂的蓝色色块完全遮挡，但头上的一缕金发仍令人不禁将</p>

			<p>其解读为一幅自画像。</p>  <p>乔治·德·基里科,《一日之谜》, 1914</p>
		<p>《烈日临空》 2020 亚麻布面油彩 260 x 220 cm 雷尼收藏 (温哥华)</p>	<p>2020年5月,美国明尼阿波利斯市一名非裔男子乔治·弗洛伊德遭当地警察不当执法致死,该事件引发了席卷全美乃至全世界的“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的社会运动。初到纽约的克鲁尔在这一社会背景下创作了《烈日临空》。画中的主人公面戴口罩,身着印有恶魔图案的运动衫。他伸展双臂,以胜利的姿势迎面跑来,而熊熊燃烧的烈焰则象征着寒冷暗夜中的希望之火。</p>
		<p>《俘虏》 2020 亚麻布面油彩 244 x 213.5 cm 由艺术家和沃纳画廊 (纽约和伦敦) 惠允</p>	<p>在作品《俘虏》中,男子独自一人和衣躺在黑暗的卧室里,俨然身处幽闭的棺椁之中。他惨白的脸庞以粗犷的笔触绘就——好似一副面具,被远处荧荧的光线照亮。一只亦虎亦熊的怪物在男子的头顶上方若隐若现,或许是梦魇的化身——在诸多神话传说和艺术创作中常被刻画为魔鬼或妖精的形象,如亨利·富塞利的《噩梦》(1781),它在此象征着人类的欲望和渴求。作品不仅展现了疫情期间艺术家的个人经历,亦映射了特殊时期人们共同的生活境况,同时也暗示着艺术家所处的社会环境对性别和身份的规制与束缚。</p>  <p>乔治·福塞利,《噩梦》, 1781</p>
<p>东展厅: 可怖的, 可爱的 作为一位具象画家,克鲁尔通过描绘对象强烈的肢体语言和他们之间动态的关系为画面注入了叙事性。然而,作品的叙事保持着开放的可能性,呈现出模棱两可甚至矛盾对立的特质:鬼魅般的主人公充满威慑性,却又透着股令人忍俊不禁的笨拙;街头青年似要陷入一场激烈</p>			

的对峙，抑或展开精彩的斗舞；高举的手臂亦可落下化为笨手笨脚的轻抚；潜行于街头的猛兽竟也憨态可掬、惹人怜爱。他们游走于爱恋和惧怕，挑衅和脆弱，冲突和亲密，恐怖和幽默之间。此外，扁平的形态、稚拙的线条和明亮的人工色彩，缓和了弥漫于画面中的不安和焦虑。在克鲁尔的世界中，人与动物、朋友与敌人之间的界限被模糊和消弭。

克鲁尔认为这种好斗的阳刚之气不仅存在于其个人的成长环境中，亦反映了更深层的社会问题，而这也体现在他的作品之中。画中主人公所展现出的“男性气概”恰恰反映了这些社会边缘人群的无助和脆弱，他们难觅话语表达的途径，唯有诉诸力量的宣泄。他们如无根的浮萍在城市中漫无目的地游荡，无力掌控自己的生活和命运。

		<p>《骑行或飞翔 II》 2021 亚麻布面油彩 291 x 240 cm 私人收藏</p>	<p>"骑行或飞翔……无论处境多么艰难，都应保持积极乐观。当你经历坎坷或遭受伤痛，这未尝不是件好事，因为它会让你变得更加坚韧。"——弗洛里安·克鲁尔</p>
		<p>《消散的爱》 2022 亚麻布面油彩 250 x 221 cm 木木美术馆收藏</p>	
		<p>《交叉的腿》 2022 布面油彩 260 x 210 cm 戈登·维内克拉森收藏</p>	
		<p>弗洛里安·克鲁尔 《声音》 2023 布面油彩 259 x 204.5 cm 由沃纳画廊(纽约和伦敦)惠允</p>	<p>作品《声音》呈现了一幅充满鲜明对比和情感张力的图像。画面前景处的男子身着斗篷一般的荧光绿色帽衫，身体姿态动感十足而又隐隐令人不安。他的脸庞部分隐于兜帽之中，暗示其不为人知的内心想法。画面背景处，许多张脸庞从浮于半空的红色房间中探出，许是隐喻主人公充满嘈杂声音和激烈对话的内心世界。画面中涌动的紧张感和强烈的色彩对比，皆映射了艺术家的个人经历和社交生活。他通过隐喻性的表达和大</p>

			胆的用色将其内在的心理图景呈现于作品之中。
		<p>《无题》 2022 布面油彩 66 x 45 cm 私人收藏</p>	
<p>北展厅： 自我，回归 “我不想生活在一片无忧的乐土，我喜欢迎击困难和挑战，我享受处于行动之中。” ——弗洛里安·克鲁尔</p> <p>克鲁尔的创作是一次认知和寻觅“自我”的旅程，他一次又一次地对自我身份认同展开探求，追索被湮没甚至被遗忘的深层本性。艺术家成长于充斥着挑衅和力量角逐的环境之中，面对社会成见和期许，他不得不掩藏真实的自我——尤其是他脆弱和阴柔的一面。</p> <p>克鲁尔在创作中直面个体欲望与公共身份之间的冲突，他在大尺幅的画布上无所顾忌、不作矫饰地描绘私人化的场景。在艺术家创造的奇幻之域中，阶层、性别甚至物种之间的藩篱被打破，遗失的本性得以被重新发现和唤醒。</p>			
		<p>《在你肩上》 2019 亚麻布面油彩 244 x 213.5 cm 雷尼收藏（温哥华）</p>	
		<p>《会晤》 2019 亚麻布面油彩 320 x 225 cm 私人收藏，由沃纳画廊（纽约和伦敦）惠允</p>	<p>倒立或颠倒的人物时常出现在克鲁尔的画作之中。作品《会晤》描绘了三个男子站在一片明艳的红色背景前，其中一人身子朝下以颠倒之态出现在两人之间，双臂微微伸展。他或许在表演一个高难度的舞蹈技术动作，又或是艺术家想象的画面，令人联想起巴塞利兹标志性的“形象倒置”的创作手法。巴塞利兹曾说过：“我不想重新建立秩序，我已经看够了所谓的秩序。我被迫质疑一切，以‘天真’的视角重新开始。”</p>



乔治·巴塞利兹, 《The Brucke Chorus》,
1983